

天國猜想

认识中国的一条新路径

麦天枢著

生活·
讀書



方



天国猜想

认识中国的一条新路径

麦天枢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猜想:认识中国的一条新路径/麦天枢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0
ISBN 7-108-01226-X

I. 天… II. 麦…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091 号

天国猜想

认识中国的一条新路径

责任编辑 潘振平

封面设计 海洋

版式设计 赵学兰

◆ ◆ ◆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5.875

字 数 367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ISBN 7-108-01226-X/K·274 定价 22.80 元

前言 不是猜想

这里认为，就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整体变革——150年来以不同的段落和方式顽强持续至今的文明自新过程的初步结果而言，与政治经济领域里的进展比较起来，应该由知识分子特别承担的社会理性的建设，其成就是最为令人失望的。这里的遗憾的标志是：一个树大根深独立文明，还不曾以自己的历史出身为根据，对自己的今天和明天给出知识性质的系统解释；日渐远离传统的人们，就社会永远不能回避的传统而言，还不曾有一个或一些公认的理论读本；质量庞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依然在直觉和经验的直接作用下“摸着石头过河”；始终存在也酝酿着的社会安全危险或危机（这种危险一定会随着社会成员在变化着的经济生活中日益密切的联系在

加大而不是缩小),思想界的工作还不曾提供最重要的保障——使全社会获得源自自身历史条件和系统理论的策略理性准备;一个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建设质量更高的现代生活的可能性的伟大民族,还不曾立足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结果和自己的传统资源,描绘出必须的理想蓝图;在惯性强大的现实面前,包括知识界在内的整个社会,在社会变革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依然众说纷纭,缺乏定见……尽管这里的原因十分复杂,但这却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极其重要的时代事实。

这里认为,简单认可对西方社会 and 知识系统的亲近,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原因是:同一个宇宙和地球环境,使我们能够直接吸收全人类在自然领域里的所有认识成就,而不同的社会文化的历史成因,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直接食用他人在这个领域的智慧之果。而我们之所以在社会知识和社会思想的天地里辛勤地走向误区,就在于近代以来面对严峻的生存驱迫被引为自豪的“拿来”的过程。因为:总是表现得也只能表现得匆匆忙忙的“拿来”的过程,不光在艰难地使我们有益地接近他人,也同时使我们有害地远离我们自身——当我们富于岁月的过去的生活并不是以与西方世界对等的理论形态存在的时候,这种远离一定会形成我们对自身的严重误解。不幸,当我们今天有机会较为平静地系统掂量的时候,似乎大错已经铸成:几乎我们过去独立生成的一切,都已经被裁碎,装进了现成的来自异域的理论 and 逻辑的箱笼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因此丧失了真实的——具有整体和理论真实性的我们自己。当然,据此对现实的任何解说,都可能显得牵强和表象化,最终使不可能从头来过的社会实践“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里认为,立足自身的理论思想的缺乏建树,不光在于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处境和西方社会在理论思想方面的先天优

势,也在于我们赖以生身的传统生活的根本特性,在于我们试图认识传统社会的学术和思想视野的狭隘。这是要说,由于我们文明传统生活特殊的独立性,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它在长久的自我生长中从来不曾比较于他人产生理论意义的自我认识,几乎它积累丰富的社会经验存量,都以经验材料的样式存活着;这是要说,社会生活方式特殊的稳定性,在文明记忆的库藏中,尤其忽略一般社会景象——对于理论思想尤其重要的不变的社会条件及其材料;这是要说,习惯于守着经典讨生活的思想活动,当然最容易仰望着宫殿的黄瓦经典的册页,忽略了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包含了最大继承性的被称为村庄的农耕伦理社区。事实上,正因为根本生活方式上稳定不变既是文明的手段又是文明的目标也是文明传统生活的最后结果,我们才尤其不得不看重村庄里活的生命形态对于我们实现文明系统认识的基础意义。

正因为此,对于文明思想的领域里富于理想的后来者,并没有多少山峦横在他们前面的路途上。某种意义上我们只能认为,近代以来的思想努力,一方面,只是完成了对世界的知识认可——不只是在特定领域的思想意识上,而且是在整个社会的生存意识上;另一方面,对于根据于自身传统的体系性认识,只是大致完成了技术性质的“检索”——对必然引进自异域的理性工具的适应和在错误的方向上有价值的否定。不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后来者才可能既摆脱西方知识的负担,又排除引进的过程对我们自身的误解,开辟思想体系意义上的理性重建。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鸚鵡学舌简单否定思想体系的意义——在西方,现代学术对传统思想体系的“解构”成为风尚,是因为成熟的思想体系已经是一个辉煌的思想时代,而我们,却无以从事缺

乏建设的“解构”。

正因为此，本书和本作者，试图另辟蹊径，立足于一个新的出发点，加入中华文明自我认识的不屈队伍，开始一个新方向的行程：信奉科学思维逻辑的力量，但不信奉这一基本逻辑在别人土地上生产的关于社会和社会中的人的果实，完全面对中华文明自身的生活遗存；从既来自实在又来自理念的文明的基本细胞——“我们的村庄”出发，省察和描述一个伟大的“伦理文明”的生命形态，并在这个基础上给出它的宫殿、它的智慧、它的财富形态的形貌。是的，学着别人的样子实现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满足于别人的样子建设一种质量更高的生活这双重的任务，几乎同时出现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面前。如果说，“原本的”过去的我们是个“A”，以道德或不道德的举止强力改变了我们社会上百年生活进程的那个西方现代文明是个“B”，而我们试图实现的未来生活是个“C”，那么，比较和取舍的前提，便是既了解那个在许多方面作为目标的“B”，又彻知那个在更多的方面作为底色的“A”——更可能，由于长久地在外部刺激下全力关注别人的原因，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反倒把自己淡忘了或忽略了——在凌空奔攀了许多个台阶之后，我们今天的思想，终于又要埋首脚下的黄土地，构建理论和精神的出发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这个文明强烈的体验性特征，这项直接影响中国也一定会间接影响人类前途的巨大思想工程，只能或必须主要依赖这个精神的香烟袅袅不息的文明的“自己人”或“内部人”来完成。这是说，负载丰厚的中华文明的经历，作为人类文化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必然日益为整个人类的智慧之目所正视。但是，尽管国学之外的汉学日渐繁荣，尽管引进的关于中华文明的学术和思想成果相比较对于一般读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们也不能指望依靠引进可靠地完成我们家园里的理论

清理。这不是另一个面目出现的精神狭隘，这是我们的文明以其体系性的特性遗留于它的血缘后人的当然使命。

这里的“天国”不是国家。甚至这个“天国”也不简单就是后来的“中国”。尽管本书的这一称谓包含了它在过去长久的时间里关于自身在人类生存整体中的自我意识，但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它作为一个伟大文明无以简单比较的深刻独立性：它生来无祖无师，喝着黄河水独自儿长大，除了短短的百来年别别扭扭、少情缺愿地跟外来人打交道，在长久的形成它容貌、身形、气质、言语的过去的日子里，它几乎完整地就是它自己；它生来就占据了许多特殊的幸运——当西天边的野小子终于长大成人漂洋过海杀人越货欺凌弱小的年月里，只有它没有被或没来得及被撕成碎片，依然自己是自己的院墙自己是自己的庙门；它生来就是个人丁兴旺、家园辽阔的大块头，哪怕日子过得再艰难再不顺畅，大得它无法或根本就不可能简单地了却了自己在精神上嫁了别人……是的，这是一个“天国”。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天生就与众不同的世界。对于长大了的成人，我们不能使它忘却过去，摇身一变就是别人的样子。那个意味深长的过去，将是一个我们永远摆不脱也用不着摆脱的影子，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走上可靠的通往未来的路程。

这里的“猜想”并非思想和写作的随意，作者只是意在将他深感负担的工作借此放置在一个较为自由的心理状态下，并且借此感叹一项值得任何人自豪的工作那遥远的未来路途。当然，猜想是为了思想，思想不是为了猜想。作者之所以执著地以为他会以特别的方式讲述特别的与众不同的道理，不是他与事实距离遥远而是——首先是他与事实距离较近的缘故。他不能也不愿放弃的自信在于：不论已有的观念是多么地顽强和傲慢，

东方就是东方,中国就是中国,事实就是事实,任何名头的观念,都必须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实认祖归宗,才能为它天生的野心找到或者显赫、或者卑微的立脚之处。他信马由缰地“猜想”着的时候,由衷地敬佩那些师承有序、学贯东西的“要纯读书人”——正是不能一字一句都遵循规矩,他才不得不践踏着规矩前来猜想;当他天高地远地思想着的时候,也由衷地、自我安慰般地庆幸于自己——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师承和学识的重负,才拥有更多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甚至,他还进而在“猜想”中猜想:如果以东方或中国的方式,理性地清理“原本的”东方或中国本就是一件刚刚开始的事情,哪怕一介乳语少年,又有什么必要胆怯或自卑的呢?或者,一笔“猜想”,缺乏传统“学术功底”的述说者,有可能因此逃离了许多“学科”的或“专业”的羁绊,堂而皇之地展示一片风景异样的天地。在一个需要庄重感的时候,“猜想”或“尝试”这样的词汇十分美丽,它使我们的心境变得坦然和自然。

当然,作者不敢指望自己在这里达到了怎样的目标,只希望自己在走一条人们感觉陌生的道路。

有着太多的理由鼓励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勇敢前行。

是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最严重的危机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思想的。我们社会的理论思想——这个向来安于跟在实践的屁股后面哑哑学语的孩子,已经到了斩断脐带自食其力长大成人的时候了,这是成熟的社会、成熟的政治、成熟的经济生活的必要指望。

是的,社会走向“多元”的过程中,更需要一个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代”,不然,同样被强烈期待过的“多元”,就是一个方向无定的漩涡或一个缺乏规则的游乐场;如果说,富有真理

和体系的权威感的思想，是疗治社会混乱的必备良药的话，那么，缺乏这种思想的社会，则必定会处于难以疗治的混乱之中，而良好的秩序，永远是社会和人生质量的必要条件。

是的，不论是思想还是猜想，作者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中性的认识。但是，他依然无法背弃中华文明的社会词典中一个尤其醒目的词汇：责任。

我们因此充满猜想的激情和思想的韧性。

目 录

前言 不是猜想	1
---------	---

序篇 迷失天国	1
---------	---

第一章 “拿来”的过程	4
-------------	---

第二章 “离土不离乡”的飞鸟	25
----------------	----

第三章 发现自己	47
----------	----

第一篇 好日子	69
---------	----

第一章 生之伟大	72
----------	----

第二章 婚娶时节	91
----------	----

第三章 嫁往永远	112
----------	-----

第四章 寿比南山	132
----------	-----

第五章 死之光荣	150
----------	-----

第二篇 手心手背都是肉	167
-------------	-----

第一章 祖宗之地	170
----------	-----

第二章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185
---------------	-----

第三章 家长里短	206
----------	-----

第四章 神灵鬼怪	231
----------	-----

第五章 吾即天下	248
----------	-----

第三篇 塔尖上的光辉	· · · · ·	265
第一章 皇权谱系	· · · · ·	269
第二章 身首之间	· · · · ·	292
第三章 牧羊人与羊	· · · · ·	313
第四章 家法与王法	· · · · ·	330
第五章 永远的天朝	· · · · ·	348
第四篇 笼子里的智慧	· · · · ·	369
第一章 积页成书	· · · · ·	373
第二章 读书人	· · · · ·	407
第五篇 财富之旅	· · · · ·	425
第一章 静止的河流	· · · · ·	428
第二章 “均”与“仁”	· · · · ·	449
第六篇 天国素描	· · · · ·	471
第一章 生来不同	· · · · ·	474
第二章 精魂不死	· · · · ·	484
后记	· · · · ·	496

序篇 迷失天国

在进入一个既定知识的光线十分暗淡的溶洞之前，我们需要点燃几根火把，将不断变幻的景物和脚下的路径隐约映现出来。当然，我们首先举烛照亮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脚背和我们自己的脸面。

即便我们想剪断似乎已经有着自己独立生命的“专业的”或“专门家的”网绳，试图以朴素的生活事实构成必要的逻辑程序，关于社会整体的思想还是难以直接面对大众的。在对眼前的具体利益较为超越的思想面前，大众永远是较为娇惯的、以无所谓的姿态颐指气使的。大众永远只派遣使者，为他们生活的大船瞻前望后。这些性质相似又有所不同的、以复杂的方式或程序被任命了的精神向导，在过去的东方中国，叫做“士”或“读书人”，在

过去的西方和今天的世界上,叫做“知识分子”。

(这样的观念尽管与我们熟悉的“人民—历史”的观念有些背离,但却是以不难理解的普遍事实为基础的。由于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足可以奠定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基本社会意识的时间里,许多常识性的问题被超知识、超思想的力量简单又复杂地塑造过,我们在许多时候都会在叙述中遇到类似的“意识障碍”。考虑到叙述的方便和本书的篇幅,我们将尽可能地不在这些完全“时代性的”麻烦面前停留。)

不论怎样,一个文明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尽管它是生活——首先包括大众的生活长期积累的果实,却从来没有脱离过这样的生成规律:一群不论称为“士”或“读书人”还是“知识分子”的人们,是直接生产和监管它们的特权者或特殊责任者。

在人们的社会联系超越了个人的简单经验的范围之后——似乎人的社会一经形成,这个令人烦恼的背景便令人畏惧地出现了:所有真理被发现的过程和被社会化的过程,就这样必然也危险地越来越权属于少数人。这些被社会过程精心构筑的价值系统刺激或推举出来,以一个崇高而柔弱、执著而顽固的阶层存在着的人们,实际上已经“毛”离“皮”而飞扬,形成着一个自备惯性的特殊世界。

于是,尽管仅仅包含这个世界的社会整体才是本书议论的对象,我们却不得不先拐个弯儿,在这个主人众多又没有主人的厅堂里驻足留连。考虑到中国知识界在今天真正“前无古人”的复杂存在状态,我们可能还不得不在这儿溜达一个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在社会思想的领地里,假如你真的有一个什么值得炫耀的念头试图拿出来,却没有一个收费或免费的实验室或鉴定车间,立等可取地给你报废或是通行的证明。你必须通过一个个关卡、一个个绝对有着人为因素的关卡——那些由各种

质料筑成的一重又一重的知识者的围墙。为了在将来少费点儿口舌,一个简便但同时又冒点儿风险的作法在这里被选择了:使劲将这个包藏着“黄儿”的坚硬的外壳掰开,努力使它在今天并不美丽的五脏六腑全都暴露出来。

作者清楚地知道,在这里他依然面临两难:本来,本书主体部分的叙述,似乎可以为解决这个功利性的问题提供思想逻辑上的支持;但对知识和知识者的话题的展开,似乎又能逻辑地支持本书的基本意图。

困难面前,我们从容易处着手。

第一章 “拿来”的过程

1 请允许作者拿一些很久以后才能形成的结论作为出发点。的确，背负着许多似乎知识化了的理论错误开辟问题的领域，我们有着许多似乎是逻辑上的麻烦。

首先我们需要认为：过去所谓“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对我们的认识并没有什么有益的帮助。这个似乎公认了的、并非出于思想和学术而是出于政治的区分，是我们深刻地认识自己历史的重大障碍。“鸦片战争”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醒目的标志，但是，从那时以来的我们民族自己的生活，从原因到实质都血肉相联密不可分，是一个延续到今天还没有终结的同一个过程。

接着我们还需要认为：一旦改变自己的列车被迫开动之后，有意识地

试图驾驭方向的人们从来没有能够实现所期待的驾驭，那个不断让人困惑和恐惧的方向，一直由那个远在天边的强人和土地深处的惯性遥控着。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即将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通常我们习惯于信赖的知识和思想方面的行为，就整体来讲，事实上只能是同样盲目的、缺乏成熟理性支配的运动。因此，在这里产生的任何怀疑，都比信从更为妥靠。

然后我们还需要认为：那个从形象到实质都被模糊了的“原本的”我们自己——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还姿颜祥和、眉目清晰、声气可辨地存在着。尽管从可把握的有形知识的意义上，使那个纯粹或纯净的历史存在物复原，尚是本书和日后的中国智慧的艰巨工程，但是，我们只有这样假定，才好使我们必须面对的比较和比较中的叙述具有事实上的根据。

在这样一些基点上，我们才好发现般地指点眼前的景物：看看吧，看看同一个生命在经历了某个天灾般的季节之后，今天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必贪图太多。我们只是需要先来瞧瞧，在这段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时间里，在我们的土地上，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知识的世界里究竟发生了哪些情况并怎样发生了这些情况。

2 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会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惊叹。那地方最不具神秘感，几乎每一个可以阅读的人都在那里度过了相似的时光。那是一所随便中国什么地方的小学校。

我们的祖先也唱歌奏乐并有着歌乐的知识传统，但在这里，音乐教师带给我们孩子的关于歌唱、关于声音的记录和记忆符号，全都是他一文明园地的发现或创造；这里毫无疑问地传授着